

江有诰《谐声表》述评¹

王 思 齐

提要：本文全面考察江有诰《谐声表》的特点、创获与局限。我们认为，其特点包括处理诗韵或谐声材料无所偏徇，以韵部远近为据排除例外押韵。其谐声现象显示，阴声韵平上去入分立，去入音近。其漏误可归结为“声符归部有误”、“字形、声符误析”、“收字求全之误”等3种。错误声符总占比8.6%，以“字形误析”为主，不影响《谐声表》的价值。

关键词：江有诰；《谐声表》；特点；创获；漏误；

江有诰是清代重要的古音学家之一。其兼具考古与审音的能力，被誉为“清代古音学的巨星”。² 他的古韵研究后出转精，分部精审。关于江有诰的古韵研究，历来关注诗韵者多，讨论谐声者少。即使有所涉及，也多为局部或宏观论述。³ 关于江有诰的谐声研究成就，目前学界并无专门探讨。

《谐声表》集中体现了江有诰在谐声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对后世的古音学家如王力、周祖谟、董同龢等人影响甚大。⁴ 因此，本文全面检讨江有诰《谐声表》的特点、创获与局限，指出《谐声表》的失误之处及原因，分析江氏《谐声表》所见之谐声现象。我们认为，全面研究江有诰的《谐声表》，可以补充学界关于清代学术史、古音学史的相关研究。同时，对于利用《谐声表》探索谐声现象，进而探讨上古音系、检讨谐声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应用皆具备参考价值。

一、江有诰《谐声表》的特点

清代至今，提倡阴入一部的考古学派古音学家区分古韵为廿二部。除脂微分部外，江有诰的廿一部基本上涵盖了清儒古韵分部的研究成果。其《谐声表》概以《说文》为据判断字形、分析声符，⁵ 仅收最初声符，未收其后辗转孳生的声符。例如江氏之部仅收“才”声，未收“才”的次级

¹ 本文曾在中国音韵学研究第二十届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报告，得与会专家张民权教授的批评指正，谨致谢忱。

² 王力《清代古音学》，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217。

³ 关于江有诰《诗经韵读》、《入声表》等专书的研究有崔在秀（2002）、曹强（2013），关于江有诰的音学成就等概论性的著作裴银汉（1997）、陈瑶玲（1999）、乔秋颖（2009）。王力（1984）、陈复华、何九盈（1987）、何九盈（1995）、董国华（2014）等也有部分章节涉及。

⁴ 周祖谟《周祖谟学术论著自选集·诗经古韵部谐声声旁表》表前言明参考江氏《谐声表》，见周祖谟《周祖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页90。董同龢《汉语音韵学》中的“谐声表”甚至与江氏《谐声表》相差无几，见董同龢《汉语音韵学》，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1年，页245。

⁵ 江有诰的分析间有错漏，详见后文第二部分的讨论。

声符“戔”、“在”。

我们认为，考察江有诰《谐声表》，同时与其他古音学家的“谐声表”比较，江氏《谐声表》存在如下特点：

（一）处理诗韵与谐声材料并无明显偏向

在权衡材料、判断声符归部时，若诗韵与谐声现象矛盾，江有诰以韵部远近为据综合考虑，并无完全以诗韵为准或完全以谐声为准这样的做法。

我们以曹强（2013）所举的江氏与段玉裁、王力“韵读”的差异之处，以及江氏《谐声表》中归部争议较大的声符为例（共17个），论证江有诰在声符归部方面的处理方法。

1. “𦉳”：朽正切，属劲韵，其谐声字中古属霰、劲、先、猕、废、术、屑、清韵，“琮”在《楚辞·招魂》中入韵，介于上文的元部“寒溪兰筵”和下文的阳部“光张璜”之间。耕阳音近，因此江氏定为“琮”与“光张璜”等耕阳通韵，“𦉳”入耕部，而非如段氏“𦉳”入元部。

2. “尘”：直珍切，属真韵，真文两部皆有真韵字。《诗经·无将大车》、《老子》、《九歌·大司命》入韵，后两者皆与文部字“纷存先门云”押韵，没有异议。江氏以段氏支文押韵不合理，改“疢”为“瘖”，因此“尘”归文部。

（《无将大车》）段氏仍作疢，指为合韵。然疢属支，尘属文，相去甚远，不能合韵。孔氏改作瘖，以自实其阴阳相配之说。然瘖乃胝之重文，《广韵》注：皮厚也，于诗义不协。惟戴氏以为当是瘖字之讹，此说得之，盖传写者脱其半耳。《广韵》疢与瘖皆注：病也。训诂正同。⁶

3. “胤”：其谐声字中古属震韵，真文两部皆有震韵。《诗经·既醉》与文部字押韵，江氏据此入文部。

4. “西”：其谐声字中古属荠、海、霰、卦、真韵，入文部或元部不定，《诗经·新台》与文部字押韵。江氏以《诗经·新台》“洒”与“浼殄”元文通韵，“西”声归入元部。

5. “𦉳”：母官切，中古属桓韵，其谐声字中古属桓、魂、缓、元韵，入文部或元部不确定，《王风·大车》入韵，江氏定为“璫”与“啍奔”元文通韵，“𦉳”声归入元部。

6. “徙”：斯氏切，中古属纸韵，其谐声字中古属纸、支、皆、蟹、寘韵，入支部或歌部不确定，《韩非子·杨权篇》、《荀子·成相篇》、《逸周书·周祝解》入韵，皆与歌部字押，江氏据此入歌部。

7. “丽”：吕支切、卢计切，中古属支、霁韵，入支部或歌部不确定。《离骚》“藁纚”押韵，“藁”入歌部，江氏据此入歌部。

8. “危”：鱼为切，中古属支韵，其谐声字中古属支、灰、纸、贿、寘、至、旨韵，入支部、歌部、脂（微）部不定，《周易·下经困·上六》、《尚书·大禹谟》、《文子·符言》入韵，与微部字押韵，段氏据其中古读音入支部，江氏以为支脂较远，改入脂部。

⁶ 清·江有诰《音学十书·古韵总论》，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9. “执”：其谐声字中古属祭、缉、震、至、怙、栝、叶韵，入脂部、侵部、缉部或祭部不定，《天问》、《高唐赋》入韵，与祭部字押。段氏据谐声字的中古读音入侵部。江氏以侵部与祭部押韵较远，“执”声改入祭部。

10. “加”：其谐声字中古属麻、个、禡、戈韵，入鱼部或歌部不确定。《诗经·破斧》、《诗经·宾之初筵》入韵，与歌部字押，《诗经·抑》入韵，与鱼部、歌部字押，江氏入歌部。

11. “焦”：其谐声字中古属宵、尤、小、笑、药、效、萧、觉、筱韵，入宵部或幽部不确定，《豳风·鸛鸣》与幽部字押韵，江氏以“譙”、“脩”宵幽通韵，“焦”声归入宵部。

12. “虔”：渠焉切，中古属仙韵，入文部或元部不确定，《商颂·殷武》中与元部字“山丸迁挺闲”押韵，江氏据此归入元部。

13. “慧”：其谐声字中古属祭、霁韵，入祭部或脂部不确定，《小雅·小弁》“嘒”与“溷届寐”等脂部、祭部字押韵，《孟子》“慧”与祭部字“势”押韵，江氏归入祭部。

14. “裡”：中古属先韵，入真部、文部或元部不确定，《周颂·维清》“典裡”押韵，江氏以“典”为元部，“裡”亦归入元部。

15. “喙”：中古属祭韵，《大雅·绵》“拔兑駉喙”押韵，江氏根据“喙”的中古读音定为祭元通韵，“喙”为祭部字。

16. “倩”：仓甸切、七政切，中古属霰、劲韵，入文部、元部或耕部不确定，《卫风·硕人》“倩盼”押韵，江氏以为耕文合韵，“盼”为文部字，以“倩”为耕部字。

17. “怛”：中古属曷韵，《齐风·甫田》“桀怛”押韵，《桧风·匪风》“发偈怛”押韵，皆与祭部字押韵，而江氏据声符“旦”为元部字，把“怛”归入元部。

我们发现，若诗韵与谐声现象矛盾，江有诰并无完全以诗韵为准或完全以谐声为准这样的做法。江氏对于韵文和谐声同样重视。当谐声材料不能确定声符的归部——即中古一韵在上古数部皆有分布时——江氏倾向于以韵文为标准，视韵字与其他韵脚为一部，如“尘”、“胤”、“徙”、“丽”、“危”、“执”、“加”、“虔”、“裡”。不过，也有相反的情况，江氏将有争议的韵字归入其他韵脚所在的邻近韵部，视为相邻韵部通韵的现象，如“西”、“鹵”、“焦”、“慧”、“喙”、“怛”。

从江氏的做法来看，《诗经韵读》等韵文材料与《谐声表》的重要性并无二致，两者互为补充。如果一定要说倾向性的话，诗韵在使用中更受重视一些，但是这种倾向性并不明显，仅是我们在比较段玉裁、王力等人的谐声研究时的看法。⁷就江有诰本身的谐声研究而言，其做法并无舍诗韵或舍谐声之说。陈瑶玲（1999）认为：

江有诰归部以古韵为主，不论谐声或《广韵》，凡与韵文不合者，都以韵文为准，这是后世学者认为江氏《谐声表》较为精确的原因之一。⁸

⁷ 王思齐 2017《江有诰〈谐声表〉研究》，台北：台湾政治大学博士论文，161页。

⁸ 陈瑶玲《江有诰古音研究》，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255页。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有待商榷。

(二) 重视韵部之间的远近关系

江有诰分析声符概以《说文》为据，但是若据谐声字的中古读音归部，与据《说文》字形判断归部完全不符、或次级声符的中古读音与最初声符归部甚远时，江氏另外独立声系。江有诰的做法是重视谐声而舍《说文》，参考韵文和韵部远近等证据归部，如“思”、“冀”、“存”、“农”、“彭”、“籥”、“昱”。这些声符的归部通常正确，综合多种材料考虑的做法弥补了他对于字形认识的不足。

(之部) 江氏收“思”声。《说文》以“思”从“囟”得声，有误，江氏未从，另立“思”声。

(脂部) (1) 江氏收“冀”声。《说文》以“冀”从“异”得声，江氏“异”声入之部，另立“冀”声入脂部，“异”声系未收“冀”声字。

(文部) (1) 江氏收“存”声。《说文》以“存”从“才”声，江氏未从，于文部另立“存”声。

(冬部) (1) 江氏收“农”声。《说文》以“农”从“囟”声，“农”非从“囟”声，江氏未从，冬部另立“农”声。

(阳部) (1) 江氏收“彭”声。《说文》以“彭”从“彡”声，有误，江氏未从，另立“彭”声。

(叶部) (1) 江氏收“籥”声。《说文》以从“尔”声，徐铉以为非，江氏从徐铉，以“籥”入叶部。

《说文》以“思细纒农饜”等字从“囟”得声，中古属震、之、纸、止、志、霁、冬等韵。“囟”，甲骨文象头顶交汇之形。《说文新证》以“囟”字或体“臍”，从肉，“宰⁹”声。“思”，《说文》：“从心，囟声。”不确。当依《说文解字注》改为：“从心，从囟。”“饜”，《说文》：“从舛，囟声。”初文“晒”，或从“西”得声。“囟”声江氏董氏入支部。王氏周氏脂部收“细”声，其余诸家未收。由上文可知，从“囟”得声字“囟”、“细”为支部字，“囟”声入支部。

古音学者论及江有诰，一般认为他善于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一概以材料为准，同时以“等韵”为据调整入声在各部的分配，因而能做到准确。我们认为，江有诰重视韵部之间的远近关系，也是其声符归部精确的重要原因。在处理《诗经》合韵的过程中，对于有争议的韵字或声符，江氏尽量定为相邻韵部通韵，一些段玉裁视为合韵的现象由于韵部较远，江氏皆有所修改。例如“危”中古属支韵，其谐声字中古属支、灰、纸、贿、寘、至、旨韵，这些韵上古入支部、歌部或脂(微)部¹⁰。“危”声字《尚书·大禹谟》、《文子·符言》入韵，与微部字押韵。段氏“谐声表”中“危”入支部，江氏以为支脂较远，合韵不合理，改为脂支两收。

江氏古音学构建在诗韵与谐声的结合之上，非专以谐声或诗韵归部。两者之失以韵部远近关

⁹ “宰”为之部字，“仳”为支部字，“西”为脂部字。

¹⁰ 王力、董同龢、李方桂等先生大多视之为歌部字。

系为据,将押韵或谐声的例外控制在音理可以解释的范围内,进而摆脱单一材料的局限性。江氏以韵部远近为依据,排除了大量不合理的例外押韵,将异部相押控制在邻近韵部之内,从而缩小了谐声与韵文的矛盾。也正因为如此,江有诰被称许为不惟考古,亦具备审音的能力。其《谐声表》精确的原因在于借助韵部远近关系,综合考虑韵文和谐声。

(三) 反切注音与段玉裁“古本音”理论有关¹¹

江有诰《谐声表》参考《说文》徐铉反切,结合其廿一部古音体系为声符注音。他采取“直接注音”、“某某切,古某某切”、“某某切,改某某切”、“读若”、“古音某”等形式改革反切。其中,“某某切,古某某切”与段玉裁“古本音”理论关系密切,较段氏有所改进。根据段玉裁“古本音”、“音转”的区分,江有诰更改反切下字。若反切下字为本部或它部的“音转”之韵,一律更改为与被切字同部的“古本音”之韵,若反切下字为转入它部的非“音转”之韵,一律更改为与被切字同部的非“音转”之韵。也就是说,在江有诰看来,非“音转”之韵皆为“古音”。例如,又:于救切,古于记切;取:七庚切,古七撤切;先:苏前切,古苏困切。江有诰均更改为“古本音”之韵。

二、江有诰《谐声表》的创获

我们认为,江有诰《谐声表》的创获主要在于“显示丰富的谐声现象,有利于探索上古韵部及声调”。下面,我们即以声调为例,通过谐声现象探讨它们的上古形态,论证江氏《谐声表》在此方面的创获与功用。

从两声调谐声的情况来看,平声自谐占比 20.4%,入声自谐占比 18.53%,自谐比例远高于他们与其他声调互谐的数量和比例,¹²平声与入声独立是毫无疑问的。平上互谐占比 14.46%,平去互谐占比 14.63%,平上互谐的数量仅比平去互谐少 1 个,平声与上声、去声并无关系远近的差别。

上声自谐 49 个,占比 8.3%,相比平上互谐的 85 个,数量要少很多。去声自谐 44 个,占比 7.48%,平去互谐 86 个。平上互谐与平去互谐的数量皆比上声、去声自谐多,中古平声数量接近上声、去声的二倍,因而并不能就此认定上去声与平声关系密切。同时,上去互谐 30 个,占比 5.1%,在与平声的关系上,上去声表现一致(谐声数量相似)。平入互谐占比 0.68%,上入互谐占比 0.85%,上入比平入数量多 1 个。去入互谐为 56 个,占比 9.52%,入声确与去声接近,与平上声较远。

从三个(或以上)声调的谐声情况来看,平上去三声调互谐的比例为 72.13%。其余的多调谐声中皆有入声,平上入占比 2.19%,平去入占比 10.93%,上去入占比 3.28%。如以各声调自谐为常例、声调间互谐为变例,观察各声调关系可知:除入声外,平上去之间并没有特别接近,入声与去声关系略近,其次为上声,最远为平声。平上去声一类,入声一类。

¹¹ 此节详见李子君 王思齐《论江有诰〈谐声表〉中的反切注音》,《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7年第6期。

¹² 例如平上谐声占 14.5%,平去谐声占 14.6%,平入谐声占 0.6%。

排除阳声韵单独考察阴入声韵,我们发现,[-g]尾与[-d]尾阴入声韵的谐声情况并不完全相同。

首先,分别考察两声调谐声中的平上去声。[-g]尾平声自谐占比 6.29%,上去自谐分别占比 4.76%、1.87%,平上互谐占比 7.14%,平去互谐占比 3.23%,上去互谐占比 2.21%。[-g]尾阴入声韵的平上去声远近关系一致,平上较上去更近。然而,平上互谐数量和平声自谐、上声自谐的数量相比,并没有占绝对优势。因此,平上声仍然是分立的。[-d]尾平声自谐占比 1.7%,上去自谐分别占比 0.85%、3.74%,上去互谐仅 1 个,平上互谐占比 0.5%,平去互谐占比 1.87%。[-d]尾阴声韵平上关系较远,上去关系亦远。平上去声分立明显,与[-g]尾阴声韵的现象基本相同。

其次,分别考察两声调谐声中的入声,[-g]尾入声自谐占比 11.56%,平入与上入相同,皆为 0.68%,去入互谐占比 4.42%,去入接近。[-d]尾入声自谐为 3.06%,平入无,上入仅 1 个,去入 30 个,占比 5.1%,去入接近。[-g]入声自谐数量高于去入互谐,[-d]则正好相反。由此可知,相比[-g]尾阴声韵,[-d]尾阴声韵去入关系更密切。

最后,在三种(或以上)声调的谐声现象中,[-g]尾阴入声韵平上去谐声数量为 34 个,平上入共 4 个,平去入共 19 个,上去入共 5 个。[-d]尾阴入声韵平上去谐声数量为 5 个,上去入为 1 个,平去入、平上入皆无。[-g]尾与[-d]尾皆为平上去接近,与入声不同类,平声距入声最远。

综上所述,[-g]尾与[-d]尾阴入声韵皆为平上去接近而分立,入声自成一类,与平上去较远。然而,[-d]尾阴声韵去入谐声的数量高于入声自谐和去声自谐的数量。无法否认,[-d]尾阴声韵去入关系密切。

下文表列各部的异调谐声次数与频率。

表 1: 江有诰《谐声表》的异调谐声(两声调谐声)的频次

	平平	平上	平去	平入	上上	上去	上入	去去	去入	入入
之	8	6	6	0	5	3	1	2	7	16
幽	15	12	1	1	9	1	0	3	2	8
宵	4	3	4	1	2	0	0	0	4	7
侯	2	4	3	1	4	2	1	4	3	14
鱼	4	12	3	0	6	5	1	2	4	15
歌	5	3	3	0	2	2	0	0	0	0
支	4	4	2	1	2	2	1	0	6	8
脂	5	1	8	0	2	0	0	5	2	7
微	5	2	2	0	3	1	1	8	2	2
祭	0	0	1	0	0	0	0	9	26	9
元	18	12	13	0	6	5	0	2	0	0
文	5	7	6	0	1	3	0	2	0	0
真	6	1	7	0	0	0	0	4	0	0

耕	4	4	0	0	4	0	0	0	0	0
阳	5	5	13	0	2	6	0	2	0	0
东	6	1	1	0	1	0	0	1	0	0
冬	8	0	3	0	0	0	0	0	0	0
蒸	10	0	7	0	0	0	0	0	0	0
侵	4	4	2	0	1	0	0	0	0	0
谈	5	4	1	0	1	0	0	0	0	0
叶	0	0	0	0	0	0	0	0	0	11
緝	0	0	0	0	0	0	0	0	0	12
总计	120	85	86	4	49	30	5	44	56	109

表 2: 江有誥《諧声表》的异调谐声(两声调以上谐声)的频次

	平上去	平上入	平去入	上去入	平上去入
之	5	0	2	1	5
幽	3	3	1	2	3
宵	6	0	4	2	5
侯	7	1	5	0	0
鱼	8	0	6	0	3
歌	12	0	0	0	0
支	5	0	1	0	3
脂	2	0	0	0	0
微	3	0	0	0	0
祭	0	0	0	1	1
元	15	0	0	0	0
文	18	0	0	0	0
真	10	0	0	0	0
耕	10	0	0	0	0
阳	12	0	0	0	0
东	7	0	0	0	0
冬	1	0	0	0	0
蒸	6	0	0	0	0
侵	6	0	0	0	0
谈	2	0	0	0	0
叶	0	0	0	0	0
緝	0	0	0	0	0
总计	132	4	20	6	21

观察上面两个表格并分析,我们认为,由两声调谐声的情况看来,阴声韵应该是去入接近,平上分立。如果去入合并为一类,则平上去和平上入的谐声数量应该一致,显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此,我们只能得出结论:阴声韵平上去入分立,去入音近。谐声材料同时显示,[-δ]尾阴声韵去入关系比[-γ]尾阴声韵更密切。另外,平上去入之间的互谐(266次)与各声调自谐(322次)数量相差不大,如果用韵尾对立的音段特征来区别声调显然不合适。我们赞同李方桂¹³一派的观点,认为阴声韵平上去皆有塞音韵尾,各声调调值不同,去声与平上同为浊塞尾,去入调值相同。

三、江有诰《谐声表》的疏漏

必须指出,江有诰《谐声表》亦存在部分疏漏。根据失误的原因和内容,可分为三类:“声符归部之误”、“分析声符、字形之误”、“收字求全之误”。下面分别论述。

1、声符归部之误

江氏《谐声表》仅收最初声符,而最初声符和辗转孳生的声符有一些并非同部。但是,按照江氏全部归入最初声符的作法,这些不同部的现象就被完全忽略了。例如,江氏幽部入声收“肉”,而“肉”的次级声符“𪚩”应该入宵部,而江氏未收。

另外,部分声符实质上归部有误。例如,我们认为,江氏“典”入元部,当改入文部,江氏“尘”入文部,当改入真部。这是由于不同材料显示了不同的声符归部,江氏对于材料的取舍有误而导致的。归部错误的声符共有“彖”、“夂”、“𠂔”、“豸”、“劓”、“盍”、“竈”、“辨”、“免”、“典”、“𠂔”、“𠂔”、“尘”、“西”、“𠂔”、“𠂔”¹⁴等16个。我们下面详细分析“彖”、“夂”、“豸”三个声符。

“彖”:江氏歌部收“彖”,注“尺氏切,改尺可切”,支部收“彖”,元部收“彖”。段玉裁《谐声表》支部收“彖”,元部收“彖”,《说文解字注》以“彖”在歌、支之间。江氏或以段氏《说文注》为准,歌、支皆收“彖”(彖,《说文》徐铉注“尺氏切”),而歌部误作“彖”。而“彖”应当入支部,“彖”应当入元部。歌部的“彖”当删去。

“夂”:《说文》无字从“夂”得声,中古楚危切,属脂韵。《说文》:“夂,行迟曳夂夂,象人两胫有所躐也。”甲骨文象倒趾之形。与“绥”通,《诗经·齐风·南山》:“雄狐绥绥。”《玉篇》引“绥绥”作“夂夂”。“绥”是微部字。江氏支部收“夂”声,脂部收“夂”声,“夂”,陟侈切。段氏支部未收“夂”,脂部亦收“夂”声。夂,《说文》:“夂,从后至也。象人两胫后

¹³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1980年初版。

¹⁴ “彖”江氏入歌部,应改为元部。“夂”江氏入支部,应改为微部。“𠂔”江氏入支部,应改为微部。“豸”江氏入脂部,应改为支部。“劓”江氏入脂部,应改为祭部。“盍”江氏入祭部,应改为盍部。“竈”江氏入祭部,应改为元部。“辨”江氏入元部,应改为真部。“免”江氏入元部,应改为文部。“典”江氏入元部,应改为文部。“𠂔”江氏入元部,应改为文部。“𠂔”江氏入文部,应改为真部。“尘”江氏入文部,应改为真部。“西”江氏入元部,应改为文部。“𠂔”江氏入文部,应改为元。“𠂔”江氏入耕部,应改为元部。

有致之者。读若滂。”“滂”是脂部字。“𠂔”还与“坻”¹⁵通,《说文》:“坻,小渚也。《诗》曰:‘宛在水中坻。’从土,氏声。汝,坻或从水,从𠂔。漕,坻或从水,从耆。”中古属旨韵。由此可知,“𠂔”当归微部,“𠂔”当归脂部,段氏江氏皆误。由上文论述可知,“𠂔”入脂部。

“豸”:《说文》“豸”仅作形符,不作声符,“豸”,宅买切、池尔切,中古属纸、支韵。甲金文象张口的猛兽之形。传世文献中,“豸”与“麇”、“雉”等字通假,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弄解豸。”《汉书·司马相如列传》“豸”作“麇”。《周礼·地官·封人》:“置其豸。”郑注:“郑司农云:豸今谓之雉,与古者名同。”“豸”声归部有支部脂部之别。

段氏《说文解字注》以“豸”与“麇”、“解”通假,归“豸”声入支部:“古多段豸为解麇之麇,以二字古同音也。麇与解古音同部,是以麇训解。方言曰:麇,解也。左传:庶有豸乎。释文作麇引方言:麇,解也。正义作豸。引方言:豸,解也。今本释文麇讹为鸩。今本方言麇讹为瘰。音胡计切。盖古书之难读如此。池尔切。十六部。”支韵在上古脂支两部皆有。而通假字中,我们看到“豸”与支部(麇、解)脂部(雉)字都有通假关系。

段氏的证据更充分,在没有其他证据的前提下,暂且将“豸”归入支部。

2、分析声符、字形之误

江有诰重视《说文》。《谐声表》除个别例外,声符的判定一律以《说文》为准。根据错误的内容和原因,这一类可细分为以下三个方面:“误以独体汉字为形声字”、“误将次级声符归入同部的最初声符”、“误改会意字为形声字”。

(1) 误以独体汉字为形声字

江氏以《说文》的字形分析为主要依据,而《说文》误以独体汉字为形声字,江氏因袭而误。例如江有诰鱼部收“𠂔”,《说文》以“主”从“𠂔”得声,根据古文字字形,“主”为象形字,当改为“主”声。同样情况的声符还有“亼”、“龠”、“几”、“凵”、“岂”、“丿”、“由”、“从”等,¹⁶共9个。

(2) 误将次级声符归入同部的最初声符

江氏不收次级声符,他将次级声符一律归入最初声符。因此,一些因《说文》字形误析、归入最初声符的次级声符需要独立声系。在这一类中,最初声符和次级声符同入一部,而“声符归

¹⁵ “坻”为脂部字。

¹⁶ 之部:江氏收“亼”声。《说文》以“食”从“亼”得声,有误,江氏当指“食”声字,当改为“食”声。宵部:江氏收“龠”声。《说文》以“焦”从“龠”声,有误,“焦”金文是会意字,当改为“焦”声系。鱼部:江氏收“凵”声。《说文》以“去”从“凵”声,有误,“去”为会意字,当改立“去”声。脂部:江氏收“散”声。《说文》以“岂”从“散”声,江氏从之,有误,“岂”是象形字,当另立“岂”声系。江氏收“丿”声。《说文》以“弟”、“曳”、“系”从“丿”声,而“弟”、“系”为象形字,分别入脂支部,另立“曳”声系,入祭部。江氏收“由”声。《说文》以“界”从“由”声,“鼻”从“自”、“界”,会意。据古文字字形,应是“界”为象形字,“鼻”为形声字,江氏与段氏不同,与朱氏相同,有误。当改为“界”声。

部之误”中的最初声符和次级声符不同部，因此二者有实质的差别。例如《说文》以“事”从“之”省声，根据古文字字形，“事”为会意字，当另立“事”声。同样情况的声符还有“甫”、“皮”、“帝”、“尼”、“牵”、“陈”、“重”、“龙”¹⁷等，共9个。

(3) 误改会意字为形声字

部分《说文》会意字，江氏改为形声兼会意，因此多收录造字部件为声符。如江氏收“皋”声。“皋”，《说文》本为会意字，江氏改为形声兼会意，从“牵”声。同样情况的声符还有“旱”、“十”、“苜”、“扶”、“月”、“噩”、“諝”、“毋”¹⁸，共9个。

当然，此类失误并不是实质上归部的错误。

3、收字求全之误

江有诰《谐声表》收录了许多不常见字，如“赘”、“𩇛”、“𩇛”、“𩇛”等。这些字典籍少见，亦无先秦韵文参考，除利用声符的中古读音结合《广韵》各韵在上古归部的一般规律外，鲜少其他根据。这些字的归部证据不足，典籍中又不常见，我们认为，没必要有要收入《谐声表》。不过，这种做法显然是江氏个人的局限性，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求全责备。

综上所述，江有诰《谐声表》的失误很大一部分与其体例的局限、对字形的认识不足等等有关，实质上归部错误的声符并不多。瑕不掩瑜，江氏《谐声表》对于我们探索汉语上古音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¹⁷ 鱼部：江氏收“父”声。《说文》以“甫”从“父”声，“專”从“甫”为，有誤，当另立“父”声、“甫”声。歌部：江氏收“为”声。《说文》以“皮”从“为”声，江氏从之，有誤，当另立“皮”声系。支部：江氏收“束”声。《说文》以“帝”从此得声，江氏从之，有誤，当另立“帝”声系。脂部：江氏收“匕”声。《说文》以“尼”从“匕”声，江氏从之，有誤，当另立“尼”声。祭部：江氏收“大”、“太”、“泰”。“太”即“泰”，亦从“大”声，可归入“大”声系。《说文》以“牵”从“大”声，有誤，当另立“牵”声系。真部：江氏收“申”声。《说文》以“陳”从“申”得声，江氏从之，有誤，当另立“陳”声系。东部：江氏收“束”声。《说文》以“重”、“龙”从“束”得声，江氏从之，有誤，当另立“重”、“龙”声系。

¹⁸ 侯部：江氏收“旱”声，注“厚从此”。《说文》以“厚”为会意字，江氏认为是形声兼会意，與段玉裁、朱骏声相同。“厚”为会意字，江氏有誤，当另立“厚”声系。歌部：江氏收“十”声。《说文》以“左”为会意字，而江氏以为从“十”声，有誤。“十”不作声符，當改为“左”声。祭部：江氏收“苜”声。《说文》以“蔑”从“戍”从“苜”会意，江氏改为从“苜”声，与段氏和朱氏相同，当改为“蔑”声。元部：江氏收“扶”声。《说文》以“輦”从“扶”从“車”会意，江氏改为从“扶”声，形声兼会意。与段氏和朱氏相同。“輦”声字仅有“𨔵”，当以《说文》為准，改为“輦”声。江氏收“毋”。《说文》以“貫”从“毋”从“貝”会意，当改为“貫”声。文部：江氏收“月”声。《说文》以“殷”为会意字，江氏改为形声兼会意，与朱骏声相同，與段氏不同。从古文字字形看来，“殷”是会意字，当改为“殷”声。阳部：江氏收“噩”声。《说文》以“𨔵”为会意字，江氏改为形声兼会意字，与段氏和朱氏一致。“噩”并无其他谐声字，当仍以《说文》為准，改为“𨔵”声。江氏收“諝”声。《说文》以“競”从“諝”从“二人”，江氏改为从“諝”声，形声兼会意字，与段氏和朱氏一致。“諝”并无其他谐声字，当仍以《说文》為准，改为“競”声。

四、结论

江有诰《谐声表》声符归部准确,可视为谐声研究之基础材料。共收声符 1139 个,错误的声符 98 个,占比 8.6%,以“字形、声符误析”为主。研究及利用江有诰《谐声表》应首先修正漏误,排除其错误的声符。

江有诰并非如前人所言存在偏重诗韵的倾向。我们详细分析了江氏《谐声表》中归部争议较大的声符,我们认为,他于诗韵和谐声无所偏徇,同时重视韵部远近关系,排除不合理的合韵现象。这一点与段玉裁等人不同。另外,我们根据江有诰《谐声表》具体统计了异调谐声的数量和比例,并区分韵尾、两调谐声或三调谐声分别分析。我们认为,平上去三声接近而分立,入声自成一类,与平上去较远。[-d]尾阴声韵去入较[-g]尾密切。去入接近可解释为去声与平上同为浊塞尾,去入调值相同。

我们认为,江有诰《谐声表》主要特点在“处理诗韵与谐声材料并无明显偏向”、“注重韵部远近关系”、“反切注音与段玉裁‘古本音’理论有关”等 3 个方面。其创获主要体现在“显示丰富的谐声现象,有利于探索上古韵部及声调”等方面。其漏误可归结为“声符归部有误”、“字形、声符误析”、“收字求全之误”等三种。

在清代“谐声表”蜂出的学术史背景下,江有诰《谐声表》晚出而成就最高。江氏《谐声表》体例严整、审音准确,非如段氏占开创之地位,实为此类“谐声表”的殿军之作。在同时期诸“谐声表”中影响不大,但是为王力等现代学者重视,视之为制作“谐声表”的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 曹强 2013 《江有诰〈诗经韵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陈瑶玲 1999 《江有诰音学研究》,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博士论文。
- 陈复华、何九盈 1987 《古韵通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崔在秀 2002 《江有诰〈唐韵四声正〉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博士论文。
- 清·段玉裁 《六书音韵表》,北京:中华书局,1983。
- 董同龢 2001 《汉语音韵学》,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 董国华 2014 《汉字谐声与古音研究史论》,福州: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 何九盈 1995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 黄德宽 2007 《古文字谱系疏证》,北京:商务印书馆。
- 清·江有诰,《音学十书》,北京:中华书局,1993。
-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 李子君、王思齐《论江有诰〈谐声表〉中的反切注音》,《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7年第6期
- 裴银汉 1996 《江有诰古音学探微》,台北:国立政治大学硕士论文。
- 乔秋颖 2009 《江有诰古音学研究》,合肥:黄山书社。
- 王力 1990 《王力文集·第十二卷清代古音学》,北京:中华书局。
- 王力 2012 《诗经韵读·楚辞韵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王力 2012 《诗经韵读·楚辞韵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王思齐 2017 《江有誥〈谐声表〉研究》，台北：台湾政治大学博士论文。
- 汉·许慎著，宋·徐铉校，《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12。
- 周祖谟 1993 《周祖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The Review of *Jiang Yougao's* (江有誥) *Phonetic Radical Table* (《諧聲表》)

Abstract there is no special discussion about *Jiang Yougao's* (江有誥) achievements on pictophonetic characters. We studied the characteristics, achievements and faults of *Jiang Yougao's* (江有誥) *Phonetic Radical Table* (《諧聲表》). We discussed his theory and practice. We believe that there are three main characteristics in *Jiang Yougao's* (江有誥) *Phonetic Radical Table* (《諧聲表》), such as "The phonetic element of a Chinese pictophonetic character come from *Shuowen* (《說文解字》), not from *The Book of Songs* (《詩經》)". *Jiang Yougao's* (江有誥) *Phonetic Radical Table* (《諧聲表》) is precise because that he didn't focus on only one material, such as rhyme or phonetic characters. His main achievements are on two aspects like "pay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hymes and the phonetic elements of Chinese phonetic characters are in correct rhymes", "show the rich phonetic characters phenomenon, we can explore the ancient rhyme and tone". The error can be attributed to three aspects like "the phonetic elements of Chinese phonetic characters are in wrong rhymes", "analysing the phonetic characters is wrong", "there are too many phonetic characters". There are very few errors, so it does not affect the value of *Phonetic Radical Table* (《諧聲表》).

Keywords *Jiang Yougao* (江有誥) *Phonetic Radical Table* (《諧聲表》) characteristics achievements faults

附錄

江有誥《諧聲表》¹⁹(修訂)

(1) 之部聲

平：絲來思箕其臣龜𪔐(聲)疑而丌(迓)之(寺時市)才(戈在)醫臺牛茲𠄎辭司丘裘灰
留郵

上：裡(裡)某母久己(台泉矣)已止(齒)亥不(丕否音)采宰曷已耳士史(吏)負婦白子
喜 補：能有

去：意又(尤右灰友)佩戒異(翼)再葡(備)毒囿事

入：息弋(式忒)畱(富)北食(飮飾)戠直德聖(怪)則(賊)麥革或(或)亟力(防)塹
棘黑(墨)匿嬰色寒(塞)仄矢敕反(服)伏克牧畜陌苟畜昱 補：得騰梓陟戛

(2) 幽部聲

平：州求流休舟憇子曹攸(條修脩)昊彭周矛(柔救)勺(包甸)罇(罇壽)酋孚采纒(幽)
牢劉刈(收)囚雖由秋彪肉鷹牟蒐夔夔朝受 補：忬(尻)皋

上：九音卯酉卯(留)缶叟爪叉(蚤)好(薶)手老牡帚首(道)守阜自醜巧(考)采簋肘受
棗韭咎艸鳥牖早(草)冂討昊 補：埽

去：麥(戮)臭戊孝輿幼殷就秀冏報獸告 補：舊

入：六(壘竈)孰肅(蕭)未(叔戚)畜祝躬復(復)肉毒夙囷目竹(籟)逐寥粥臼(學覺)
補：育迪

(3) 宵部聲

平：毛粟鼎放勞交高(喬驕膏)刀(召到)苗爻(肴季教駁較)巢壺(堯)颯鼻焱奮么焦(樵)
鼃鞠料支(攷)畧 補：庶羔叟釗

上：小(少肖)夭兆表了爰巨犀糾森杏窅晶齒少 補：顯景

去：梟(澡)兒貌暴鬧寮弔盜號要 補：號尿笑

入：樂卓龠翟(濯耀耀)爵辛(繫)勺(約釣的)奎弱敷(微覈覈激)蠹虐雀 補：夭(芙沃)

(4) 侯部聲

平：朱區(藍)几需俞芻與毋婁句侯兜青(投)須爻

上：取(取聚)主乳瓜後後口厚走鬥 補：侮

去：翌(斲)禺壺(封廚樹)付(府)具戍鼻奏蕘豆扁攷寇畫鬥囷(陋) 補：飶

入：穀角族屋獄足東賣辱曲玉蜀木条粟業豕卜局鹿禿 補：哭

¹⁹ 以上因字形而誤和歸部錯誤的聲符，我們直接改正或補充。除此之外，考慮到江有誥《諧聲表》的體例，我們在每個聲符後同時以括弧注明次級聲符。另外，有一些聲符或諧聲字在韻文或先秦其他文獻出現而江氏未收的，我們根據其他諸家“諧聲表”也一并補充，以“補”标注列于各部之後。修訂版的體例與江有誥原文略有不同。原文並無“平、上、去、入”之分別，且各諧聲偏旁各有一“反切”注音。

(5) 魚部聲

平：且(沮)於(誇瓠瓠)夫牙瓜巴吳庀羸壺舁車烏於魚(穌)及圖乎巫疋(疏楚)爰居初粵(萼) 補：奴(倮)

上：父段(殺家)古與巨(槩)土無馬呂鹵下女處羽朮鼓股兩五(吾)予午(許)戶(雇)武鼠禹夏寧旅寡圍蠱罍普躄(莽莫)甫(專浦)黍 補：股者(奢)魯

去：卸射亞(惡)舍素眚(豐)西(賈)暮庶乍步互余(塗)去 補：去兔社

入：各(洛路)亦夕石(度席)烏隻若蚩(虜逆朔)罌(擇)谷(卻)郭戟疋昔(藉)霍炙白(帛百)尺赤(赦)赫壑泉(隙)鞏(霸)乚毘萇(獲)豐索(素)夙號 補：虞罈宅藁

(6) 歌部聲

平：虧它(沱佗)為離(離)加(嘉)多麻(靡摩)巫(垂唾)吹(炊)又沙禾(和)己那罵戈皮(波)奇宜哥宜 補：差罹墜(墮墮隨惰)龢虧科羈

上：朮(高過)我(義儀義)罷(羆)左瓦果(裸)朵貨(瑣)恣徒羸(辭)叵也(地施地) 補：紫罍妥菴

去：罹七(化)坐臥麗(麗)些戲

(7) 支部聲

平：兮支知(智)卑斯(圭)卮兒規醯平禱

上：是彖(蠱)匚只廌解此爰啟(啟)買半豸

去：虜易束(策跡責刺)畫辰(派脈)林瑞凶糸氏(祇底)帝(畜適)豕系

入：益(謚)析(皙)辟鬲(鬻鷓)脊吳(鷓)厄(屮)狄秣(麻歷)彳冊系一 補：役閱谿覲

(8) 脂部聲

平：妻飛皆自(歸迨)厶(私)衣襄綏非(輩悲)枚禾敷(微)口(韋)幾佳(催唯隼惟摧推)夷累齊眉希威回屍衰肥夔乖危卍伊開犀豈竹乖文 補：妃頡狴

上：鬼(鬼魁)晶(晶雷)幾尾(犀)蟲氏(底底)滂比(毘)米(靡)臯委毀爾豐死疋美火水矢罍履癸文卉豕匕(旨耆稽)尼爾(彌) 補：磊

去：與(遺積貴)示(視祁)閉二(次)戾利(黎)希棄氣(乞)无(既愛)胃四惠未(寐)計位退隸崇(敷敷)出(屈)尉對頰(頰)醫(毆)內孛器配繼自替惠至冀蠱未叔豕畏弟彗(慧) 補：季采褒貳響懿魏快決豕(殺)費

入：卒率朮(秣)出兀弗叟喬勿畀去悉八必實吉戡質七卍(即節)日粟黍莖畢一(聿律)血逸抑乙骨頁帥鬱執(摯贅驚蟄暈) 補：突忽戾肸屑闕

(9) 祭部聲

去：祭(蔡察)衛贅蠱敝制裔世(貫)互劇害拜介大(太戾)太曷帶貝會兌(劇劇銳)ㄥ最外吠又丰(切契割轄絜齧)砵筮夬叟摯泰萬(厲邁)歲(威噉歲)牽(達)曳裔害 補：役曳雪粵脆

入：歲蔑月伐歛(厥)戊旻(刺)賴賴)截夕未孚爻列桀折(哲)舌(聒)絕殺(中)岿辭薛

檠櫛轍) 朕丿曰址(發發) 臬卒音威繼取殺蓋奪徹設劣劣別刷子市(肺沛) 牽劍 補: 罰施辣鬻离
刈但

(10) 元部聲

平: 鮮夷言泉難(漢) 原繼官爰閒互(宣桓垣) 連嚳幹(岸旱罕) 安(晏) 奴(餐) 叩(崔)
貫閑塵丹焉元(完冠) 冃山淺櫛(樊攀) 延次(羨) 繁崙(盥喘段) 丸虔彝攀寒(寒寒) 姦般刪便
(鞭) 冤脰→前聯鼻(邊) 煩穿全萑虬莧(寬) 班華夔萑專(團) 袁(袁還) 狀 補: 采(弄眷卷
番潘) 邊彝髡

上: 廠(戶彥雁鴈炭產) 珏(衰展) 卵顯反允(宛) 𠂇𠂇(軌乾翰韓幹旋) 東(闌蘭練) 爾奕
衍佔(沿) 犬雋輦舛侃忝件反貴(遣) 善狀然 補: 袞短

去: 采蘭旦(亶) 半彖扇見卬(翁聯) 晏(宴匿) 曼奂弁鬲縣憲楛(散澗) 虜(獻) 宦燕爨睿
祿面贊算(篡) 建萬片斷𠂇減竄 補: 筭幻看盥

(11) 文部聲

平: 屍(殿髒) 昏慶豚辰(晨唇) 先困屯門(聞問) 分(鬻夔) 孫賁君員翳昆羣(敦) 川(順
訓) 雲(雲) 存巾侖董壹文(彰吝閔) 豨(豨) 軍斤(近) 晷(溫緼) 熏殮筋蝮尊殷西亞奔瑞麇春
補: 臺焚彬恩

上: 盾參晉(隱) 𠂇壹 | 本允(發酸) 尹免典 補: 舛(舜) 隼(準) 絲

去: 艮刃寸囟(橐) 奮胤冀薦容(睿) 困𠂇(吳巽選) 補: 閏坤

(12) 真部聲

平: 秦人(仁) 頻(瀕) 寅淵(淵) 身旬(粵) 辛(榛新) 天(吞) 田千令因申真(顛參) 勻
臣(啟賢堅) 民聿(婁盡津) 玄(牽) 申年陳旬塵 補: 弦矜桑

上: 丐(賓) 扁引𠂇辨 補: 胤

去: 葬信命𠂇𠂇印痰佞晉奠閭(進) 𠂇

(13) 耕部聲

平: 熒丁(成) 生(星) 盈鳴名平寧(甯) 賙(嬰) 粵門(圃) 爭𠂇(筭並邢耕形) 靈(靈)
羸晶解 補: 青一(甯) 回(迴) 貞

上: 壬(庭廷聽) 鼎頃(穎) 井耿幸峯龜呈(戴戴) 迕迴 補: 省

去: 正(定) 殷(磬聲) 敬令命

(14) 陽部聲

平: 王隹(匡往狂允) 𠂇行(衡) 易(錫陽湯) 𠂇(醬將) 方(放旁) 亢兵光京羊(羹) 庚(康
唐) 襄(囊) 昌(量彊) 強兄桑𠂇(梁) 彭央昌倉相亨印慶亡(亢喪) 量羹香炅光皂明黃(廣) 良(鄉
卿) 補: 皇章(商) 長

上: 網(岡) 永爽罔兩象皿竝丙弼秉丈杏上孟

去: 向諳亞鬯竟望尚(堂) 競 補: 葬匠

(15) 東部聲

平：東公豐（奉逢）同邕豐叢塚從（邈）封容凶（匈兇兇）充茸春凶雙嵩彪（彪）東童恩
補：龍（龐）雍工（鞏空）

上：孔塚（蒙）竦穴丹

去：送共弄 補：巷

（16）冬部聲

平：中躬（宮）蟲（融）戎冬宗（崇）彤農冬（降隆）夂（終）

去：眾贈宋用（甬）庸

（17）蒸部聲

平：瞢（夢）蠅朋弓曾升興菱恒徵競宏（弘肱）冰登乘甬（稱）熊丞（丞登登）承憑（馮憑）
陘登乃 補：扔仍熊

上：關肯

（18）侵部聲

平：尤（沈枕耽）鹹（鹽）林（禁）心今（念金禽欽飲含貪禽飲錦銜霽）凡（風）男琴尋音
（歆）先侵采壬（任）陰三从覃 補：虬（晉潛蠶）淫（淫）參銜

上：南甚品（臨）畎（稟稟廩）審闕

（19）談部聲

平：占戔兼僉甘賦炎（剡）詹龜恬（恬）芟 補：監（鹽覽）

上：巳（汜）閃冉召（韶）敢（嚴）廣斬（漸）奄弁染夾焱夔匚（坎）函 補：忝

去：囚欠 補：贛

（20）葉部聲

入：妾業涉業走擘讖聒（輒）變聶甲法夾弱甬市轟乏市衛丰劫荔益屢 補：疊

（21）緝部聲

入：聶及立（颯）邑集（雜）入十習廿卒詛皂累合隴（襲響）眾逕軌